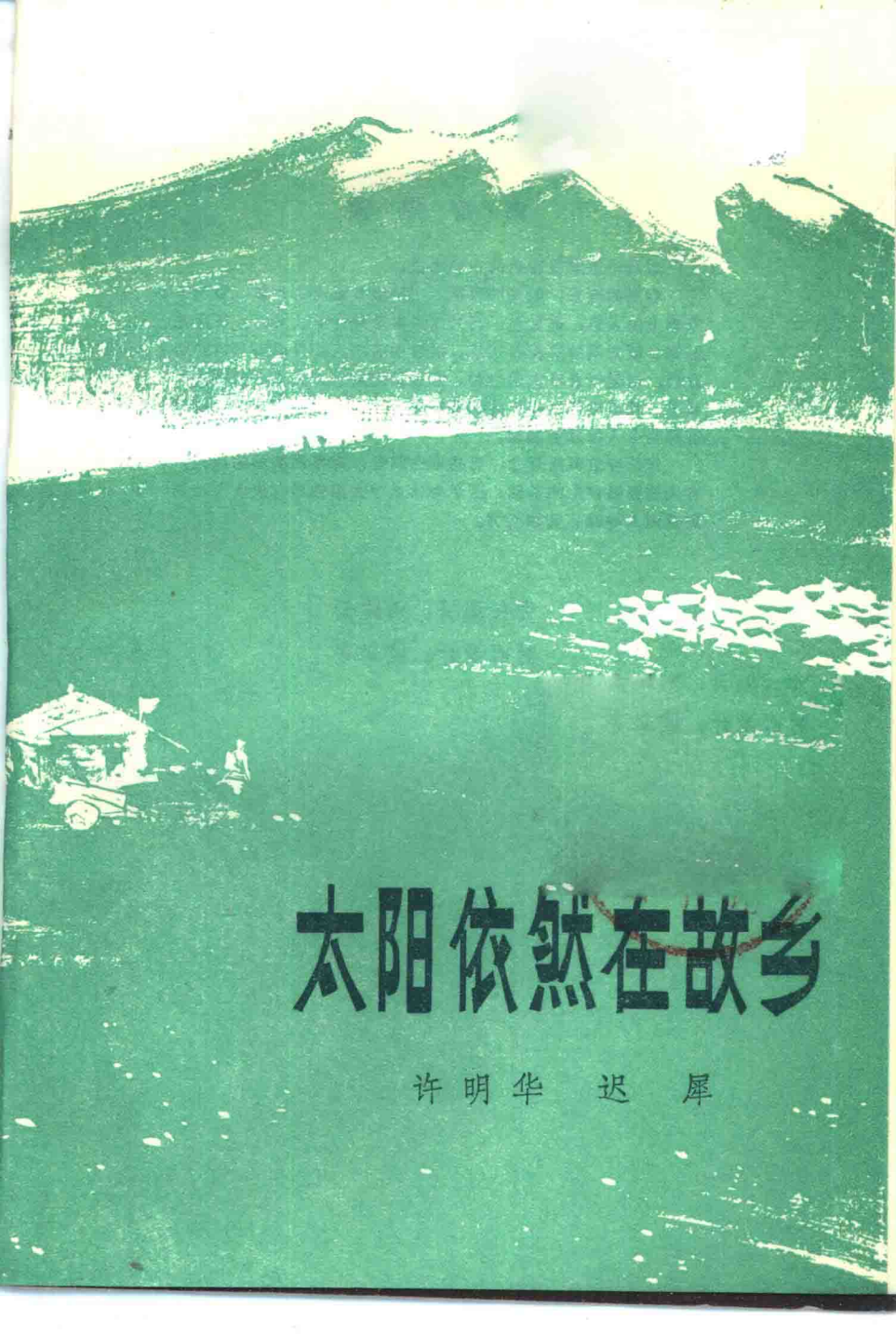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太阳依然在故乡

许明华 迟 犀

TAIYANG  
YIRAN ZAI  
GUXIANG





# 太阳依然在故乡

许明华 迟 犀

## **太阳依然在故乡**

许明华 迟 犀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  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6·字数111,000

1982年11月第1版·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47,300

书号10137·58 定价0.47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中篇小说。

春天的到来，阳光的明媚，“拉伊”歌会的开幕，吸引了草原上的人们，也吸引了海外的来客尕藏才旦。然而，在这花似海、歌如潮的喜庆日子里，故事中的主人公旦措玛和她的朋友们，却面临着巨大的考验。是爱情的创伤？是个人的夙恨？或者，是历史偶然投下的阴影？……这些都似乎不能准确地回答那些令人深思的问题。

作品有故事的悬念，有感情的跌宕；有草原绮丽的风光，有人物栩栩如生的笑貌；至于为什么“太阳依然在故乡”，那更是耐人寻味、其意无穷。

责任编辑：刘迪云

封面设计：黄驾宇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章.....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他是谁.....          | 12  |
| 第二章 草原上的晨昏.....       | 35  |
| 第三章 藏刀和烧酒.....        | 51  |
| 第四章 往事之一——那一年的拉伊..... | 68  |
| 第五章 往事之二——雨夜有客来.....  | 92  |
| 第六章 往事之三——一截套马绳.....  | 103 |
| 第七章 桥梁和漩涡.....        | 116 |
| 第八章 理容情不容.....        | 132 |
| 第九章 我要走了.....         | 150 |
| 第十章 故乡的阳光.....        | 169 |
| 未了章.....              | 184 |

## 序 章

枪声惊散的鸟儿哟，  
总要飞回自己巢里；  
故乡明亮的太阳哟，  
它把温暖送到心里……

一阵阵歌声伴随着牧区牛毛帐篷里才会有的筵席的香气；循着香气去寻找吧，就会发见旦措玛家今天象过跳神节一样热闹！这座草原县城里寻常的土房小院子，搭起了临时的大灶，铺上了提花的藏毯，摆上了红漆木桌；桌上有刚出锅的整只肥羊，木碗里盛着甘甜的曲拉<sup>①</sup>，托盘里是上等酥油和青稞炒面做成的糌粑，铜壶中，茯茶正在沸腾，擦得发亮的镏花柄藏刀等待人们操起来割肉，镀银的高酒壶装着令人销魂的米酒和奶酒……

今天是个什么日子？热情的邻居穿上了毛制的“丑拉”

---

① 曲拉——提炼酥油后的奶渣。

长袍和绸缎的“贵拉”长袍，系上了色泽鲜艳的紫红、大红、果绿、金黄的丝腰带，戴上了细绒擗的礼帽和做工精细的牙夏毡帽；老人蹬上了绣花腰的藏靴；年轻人蹬上了牛皮马靴；女人们把一头闪亮光的小辫子装进过节才用的五彩辫套里，把平时舍不得佩戴的银盾、螺钿花和银花，别上那五彩辫套，脖子上挂上了珊瑚珠、松石珠、果木珠或银干珠做成的项串。男男女女都戴上了自己最喜欢的银戒指……他们尽力帮助主人创造喜庆的气氛。

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。扎喜得嘞<sup>①</sup>！旦措玛家在迎接翡翠草原的一位稀客。

稀客是谁？

一直到太阳偏西，还不见稀客的影子。按说，这位稀客该是不会失约的。“追风的骏马比帐篷贵重，说话算话比金子贵重”，诚实的草原藏民把信用视为做人的头桩本分。他们在耐心地等待着，而女主人旦措玛却不能不焦急地一次又一次跑出土墙院子，向远处张望。旦措玛是这个县城里的文化馆馆长，为了迎接今天的客人，她脱去了早已穿惯的汉式衣裤，换上了这身穿上颇不方便的藏式袍靴，过于肥长的右大襟总碍着她给乡亲们提壶续茶。

隐约地从县城外传来华光塔寺的钟声，那里的喇嘛又在做晚参，听住持解说唵、嘛、呢、叭、咪、吽六字真言，为的是意会“佛部心”、“宝部心”、“莲花部心”和“金刚部心”的根

---

<sup>①</sup> “扎喜得嘞”——藏话中的祝福语：吉祥如意。

源,循环往复持诵思维,念念不忘,以求正觉,达到“功德圆满”的解脱。莫非这位稀客到那里去做佛事了?

让旦措玛不安的,还不仅仅是客人未到;她的丈夫扎西却因为她请这么一位稀客,而赌气离开了家——想请这客人的,出乎于情理;要冷落这客人的,又何尝不是出自于情理呢?人间事真是千变万化,这位草原的稀客的到来,竟让旦措玛与扎西这一对患难与共、甘苦同尝的夫妻发生了龃龉,奈何?

旦措玛压着心上的不安,不断地给各位阿爸、阿妈、阿尕或阿吾<sup>①</sup>倒茶,让几个凑趣儿的喜列和希毛<sup>②</sup>尽情嬉闹,怕的是气氛冷落。不过,疑虑的阴影还是象此刻暮霭笼罩翡翠草原一样,布上了她的情网。她怕出现万一;万一客人不来,扫兴的则不止是她旦措玛。她忧心忡忡地在人群里寻找着唯一一个穿汉式干部服的人——那是她的救命恩人、县委书记郑大成。旦措玛撒目看了看屋里和院里,不见老郑那清瘦硬朗的身影,倒听见背后有人低声地叮咛着:“沉住气,让大家高高兴兴地等待吧!”

旦措玛一回头,和郑大成那双深情的目光相遇了。霎时,她感到了对方投来的信心和信任,心也稍稍平静下来了。只是这不寻常的宴请、不寻常的客人和不寻常的等待,已经给到场的人们造成了不寻常的情绪。他们交头接耳地

---

① 阿吾——藏语,意即大哥。

② 喜列、希毛——藏语,即为男孩、女孩。

低声议论着。暗示的眼神儿，猜忖的手势和逐渐稀少的笑声，使旦措玛那沉下去的心又提到喉咙眼儿上，随着院墙角那棵在晚风中作响的白杨树叶的声响，紧张地搏动着……

忽然，土院墙外有人在喊：“客人来啦！”

旦措玛箭也似地从院心冲到院门外，差一点踢倒羊粪火正旺的土灶台，在院门框上撞瘪了手里提的铜茶壶……

客人果真来了。

于是，从旦措玛家的土平房里一群老少乡亲，按照世代传下来的规矩，男人在前，女人在后，老的在前，小的在后，鱼贯着出门迎候。只有主人旦措玛例外，她急急忙忙地从院门外趑进院里来，撂下了手里的铜壶，冲进屋里去，托出一条洁白的哈达，交到乡亲中最年长的一位老阿爸手里，说道，

“乌云过去了才有阳光，有了前人才有后人；你是翡翠草原最有德行的长者，请替我们为客人祝福。”

“配上金鞍子，老马也会有精神；主人信赖我这只能守帐篷的老人，这举动就可感动神灵。”那老阿爸把哈达接过去，迈着重人才有的沉重的步子，庄严地向来客迎去。

这位稀客，是一个中年的藏族汉子，看得出他那曾经是很英俊的长相后面，隐藏着失群的马儿般的惶惑；过早佝偻了的脊背负担着生活抛给他的不幸；晦滞的眼神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他的无处诉说的抑郁。乡亲们对于他，或者他对于乡亲们，是多么熟悉，又是多么遥远，二十多年的时光象

无情的刀斧，在斩斫着他和乡亲们的情肠；然而，草原的酥油糌粑养出的情肠是柔韧不断的，竟在时光的斩斫中拌着血与泪，结成坚硬沉重的篱笆，护佑着迸发淳朴正义火花的心……

客人在院心打住了脚。当他从长髯白发的长者手中接过哈达时，他眼里闪出的惊诧，决不亚于晴天响起霹雳或是草原出现了雪崩，身一战，腿一抖，几乎跪倒在地上。

“这，这，这是真的？……这怎么可以？……”

原来，乡亲们献给他的哈达，不是称为“素希”的普通棉纱织品，也不是叫做“阿希”的中档丝织物，而是只有活佛或宗本以上的官员才配享受的高级绢制的“浪翠”，他怎能不受宠若惊！他把躬身接过的哈达又托到眼下看了看，抬起头来，泪花闪闪地望着高寿的长者，望着热情的旦措玛，最后，把目光停在郑大成的身上，呵，当年的边防站长，如今的县委书记，岁月的风尘吹白了他的鬓发，征途的霜雪划出了脸上的皱纹，但那对深邃而有神的大眼，仍然充溢着英武、聪慧、和蔼、亲切。这一切，更使得客人内疚和不安，他嗫嚅着，却发不出声。一如地下沸腾的岩浆涌出了地面，泪水从他那颗用情肠的篱笆护佑的心中涌出来，滴在洁白的哈达上，滴在哈达上印刷的《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》的经文上。或许泪水会从文中浸出智、果、始觉和自证来，让他断惑而得觉悟？客人浑身都战栗了，不是惶恐，而是震惊。

“我旦措玛一家，代表翡翠草原的乡亲，向远方的客人

表表心意。请！”且措玛为了不让人们看见她盈眶的泪水，深深地鞠躬。

客人着实太心慌意乱了，这时才定了定神儿，想起自己的袍襟里还揣着三条天一般蓝的哈达……他低着头，把第一条哈达呈给长髯白发的长者，第二条是给主人且措玛，第三条是给县委书记老郑，随即，沉闷地说道：

“一个草原的罪人，本是无颜见乡亲的，但愿有来生再世，我好有个赎罪的机缘，了却此生此世的孽债……”

客人虔诚，乡亲们感动，主人竟不知该如何是好，都僵在小小的土墙院子里，任那满腹的话语在噪眼儿上挤着打哽。

静悄悄，静悄悄，风儿倒毫无顾及地拨动着院角的杨树叶儿，那蟋蟀的细微的声响、绰约断续的寺庙钟声和听不清唱词的拉伊<sup>①</sup>歌声，烘托着且措玛家不寻常的气氛。兴奋与惆怅，宽宥与忏悔，突然与当然……各种对立的微妙的感觉和情绪，都凝结到一个只有用无言的叹慨才能表达的顶点上，化做一种神奇的沉默，这沉默象白毛风天的阳光，象焦渴的旅人面前的泉水，象为大地播种生机的春风，在慰贴着每一颗心。哦，毁掉这沉默，无疑是罪过。

然而，如意的期冀常常被相悖的事实所取代——且措玛屋里突然跑出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，一头散乱的长发，一双惊恐的眼睛……两只枯槁的手高举着，挥动着，象要捉住

---

<sup>①</sup> 拉伊——藏语，山歌的意思。

什么，又象要赶掉什么。于是，这小小的土墙院里刚才形成的那种神奇微妙的沉默，随着这疯疯癫癫的女人的出现，便荡然无存了，代之而来的，又是不同寻常的紧张。

“才项吉大姐！”主人旦措玛惊喊着，向那疯疯癫癫的女人扑过去。

那个叫才项吉的疯癫女人，推开旦措玛，在乡亲间拨开路，向旦措玛请来的稀客走去；她的身影牵动着所有在场人的视线，可是过多的担心又魔法般地把人们定在原地，没有谁能想出什么高明办法，来了结这突然出现而又必然出现的局面。

才项吉憔悴的身子闪了两个跟跄，来到了稀客的面前。

那客人先是觉得头晕，后是瞪大了眼睛，连连往后怯退着，直到略佝的后背抵到了旦措玛家的院门框上。显然，客人认出了向自己走来的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。

才项吉拖着二十多年在艰难坎坷中跋涉而来的脚步，瞠目瞅着前方那半真半梦中的人，一腔积怨，一腔汽怒，一腔深情，一腔郁闷，一腔恍惚……全都汇聚到两只窥住了的眼瞳上，泥塑木雕似地呆立在众人的簇拥中。她看见了什么？二十多年的爱云和恨雾障住了她的眼，她要穿过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，才能看见她想看见却又不想看见的人，虽然这人此刻分明就站在她面前。

她到底还是看清了旦措玛请来的客人，同时惨叫一声，闭上了两只饱经忧患的眼睛，昏倒在地上……拴马桩上的

马惊叫起来。

且措玛不知所措地把才项吉的头搂进怀里，理着她散乱的头发，连声呼唤着：“才项吉大姐！才项吉大姐！”

然而，才项吉还是昏迷不省。

小院子里一下子乱套了，胆小的乡亲尖声地惊叫着，连一向沉着镇静的县委书记老郑也急了：

“大家静一静！大家静一静！”

慌乱中，那客人在才项吉跟前跪下一条腿来，从袍子里掏出一个烙有外国字母的海豹皮皮夹子，从里边拿出一只镶有松石的银耳环；到这时人们才发觉，这位疯癫女人这些年来竟只戴了一只耳环；而客人手上的这只耳环又和才项吉戴在左耳上的那一只正好是一副！……

客人负疚地嗟喘着：“才项吉，二十多年了，我带走的东西，至今还在，我该还给你……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孩子拉隆。我只求你跟我说上句话，什么话都行，哪怕你骂我一句，啐我一口，我也好听听你的声音。”

才项吉没听见客人的恳求，她还没有苏醒。县委书记郑大成帮着且措玛把一身瘫软的才项吉扶进了屋里……

且措玛打发人到县医院请来了门巴<sup>①</sup>，门巴给才项吉打了药针，说她本来气虚血亏，郁气在胸，再加上突然的精神激刺，身体便吃不住；醒来之后，只要好生将养，自会康复。门巴的话让大家放心了，且措玛安排人照应才项吉，自

---

① 门巴——藏语，医生。

已还得窝回头来招待客人。

而客人，这时仍然伫在院里，满脸颓靡，一副沮丧。他把自己视为灾星，不敢再抬头去看乡亲们一双双热诚的眼睛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自卑和孤零象两条绳索，捆住了他的手脚，捆住了他的心。正在这时候，他万万没有料到，且措玛竟迎上前来，热情地伸出双手，递上一把明晃晃的藏刀，诚挚地说道：

“你能来我家作客，乡亲们委托我感谢你，感谢你 对翡翠草原没失掉信任。信任，是最宝贵的。为了信任，现在应该把你的东西还给你——这就是你当年时刻不离身的那把腰刀！”

有那么几秒钟，客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以为出现了幻觉——二十多年了，这把腰刀，这把闪着寒光、锥心的腰刀啊！……客人的眉头微微抖动了一下，他不自主地在且措玛的脸上扫了一眼，在她的脸上，有一道已经平复了的不太显眼的疤痕——它犹如一团炽灼的烈火，凶猛地烤炙着客人痛楚的心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客人哽哽噎噎地说不出话来。

“草原的岁月能磨平我的刀伤，草原人的真诚更能治好你的心伤。今天你是我的客人，是请你来喝青稞美酒的，其它什么也别谈，好吗？”且措玛说着，手一招，几位乡亲便擎着斟满酒的木碗凑上前来。

“喝下这可以醉人的酒吧，这里边有乡亲的深情！”且措玛诚挚地说着。

能歌善舞的人们唱起了酒曲。

那客人迟疑了半天，大概感到盛情难却，才把盛酒的木碗接了过去。

没有祥云哪来的甘露？

没有水草哪来的草群？

没有忠诚哪来的幸福？

没有故乡哪来的亲人？

家乡的美酒惹人醉呵，

远归的人儿请你尽情饮……

客人在动人的酒曲中举起碗来。而木碗边刚贴上嘴唇，又猛地想起了一件大事，他在人群里寻着一个人——且措玛的丈夫扎西。

屋里屋外都不见扎西，客人问道，“扎西大哥哪儿去了？”

且措玛被问怔了，半天，才搪塞着说，“他，他给新培育的紫毛羊羔治病去了……”

“到哪片草场去了？”客人紧追不放。

且措玛没有回答。

客人放下了酒碗，说道，“扎西大哥不在，我怎么喝得下这碗酒呢？且措玛，你该明白我的心！要是你还把我当作客人，你就借我一匹好马！”

且措玛思忖了一下，又望望县委书记老郑，见他宽慰地

点着头，自己才踏实多了。她从房檐下操起一根马鞭，递给了客人。

客人奔出院门，从拴马桩上解下一匹好马，飞身上马，驰出了县城，奔向草原的深处。他象追赶那西落的太阳似的，跑得马儿四蹄腾空。

绿草莹莹的翡翠草原，镀上了夕阳的五彩的光辉，偌大赤红的太阳还象流连草原似的逗留在地平线上。夕阳里，草原上，响着情切切的呼唤：

“扎西大哥——扎西大哥——”

这客人为什么一定要找扎西？他找得到扎西吗？即使找到了又将如何？……这一连串的疑问，就象此刻的翡翠草原似的，掩在迷离幻变的暮色里，以致于在草原上长大的乡邻们，都很难预料出这当中的一切……

## 第一章 他是谁

春风吹绿了翡翠草原，摇醒了整整沉睡一个秋冬的种子，催开了姹紫嫣红的花朵，舔去绿叶上的寒霜，唤起鸟儿的歌唱，澄清了湖水的污浊，荡去溪流中的枯草，打扮起山岭和牧场，送来了六月六日拉伊歌会即将来临的讯息。

“拉伊”山歌，和人们所熟悉的青海“花儿”一样，以不同的唱腔广泛流传在藏族民间。只要有草滩的地方，就不会没有牛羊；只要有帐篷的地方，就不会没有拉伊。春天来了，不开放的花朵没有吸引力；孩子们长大了，不会拉伊的没有生命力。于是拉伊也就成了藏民们生活的挚友、感情的河流。而拉伊歌会，原本是青年男女唱情歌的聚会，近年来却逐渐演变成一种群众性的文化歌咏活动。省里年年文艺汇演，少不了拉伊对唱，县里头则年年选那风光秀丽的所在，举办拉伊歌会。但是，十年动乱中，“四人帮”操着宗教禁欲者的老调子，说拉伊是猥亵歌谣，下流小调。拉伊便厄运临头，歌会自然也被取缔了。

今年是党的三中全会后最隆重的一次拉伊歌会，所以，